

後漢書

第二十一本 列傳

第七卷

馮異 岑彭 賈復

第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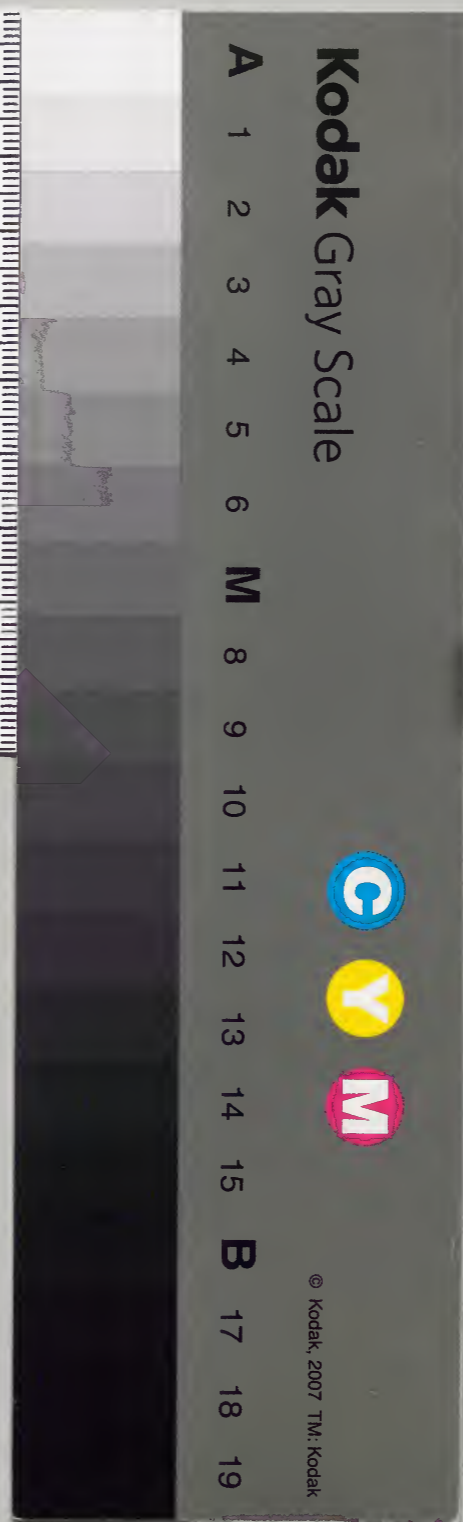
臧宮 吳漢 東後 蓋延

臧宮

太政官文庫			
漢書	一	一	門
二	二	二	函
三	三	三	架
四	四	四	冊
六〇	六〇	六〇	冊

閣文庫			
漢書	一〇二	一〇二	類
六〇	六〇	六〇	冊
一	一	一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21)		
函號	28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馮岑賈列傳第七

范擘

後漢書十七

馮異傳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

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

東北汝州郟城縣亦有父城

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

法

孫子名武善用兵吳王闔廬之法將也作兵法十三篇見史記

漢兵起異

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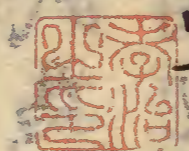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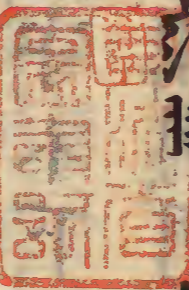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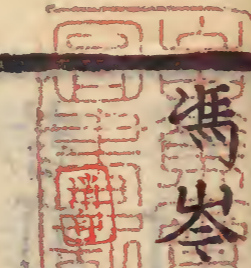
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中

車鄉

中車鄉名也

異閒出行屬縣行行音下

孟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



晏東觀記曰緝字幼春定陵人也並從光武因

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

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

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

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

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

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

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隸

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

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

音姚叔壽段建左隆等東觀記及續漢書段並作殷字光武皆

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

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

為尚書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父子

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可北詡有力

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

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

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閒進說

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

橫暴虐從音子用反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

所依戴今公專令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

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又飢渴易為充飽

湘殘之後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冤結

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鉅期乘傳

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

罪陰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

王即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舍止息也至

饒陽蕪萋亭蕪萋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蕪音九于反時天寒烈

衆皆飢疲異上豆粥明且光武謂諸將曰昨

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南宮縣名屬信都國

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

抱薪鄧禹藝火光武對竈燎衣燎炙也

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葦泚河至信都光武

紀云度葦泚河至下博城西見白衣者父曰

信都去此八十里取是自北而南此傳先言

至南宮後言度葦泚河南宮在葦泚河南百

有餘里又似自南而北紀傳兩文全相乖背

迹其地理紀是傳非諸家之書並然亦未詳其故使異別收河閒兵

還拜偏將軍從破王即封應侯應國名周武王子所封也

杜預注春秋曰應國在襄城成父孫西南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

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東觀記續漢書云異勅吏士非交戰受敵

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由是無爭道變鬪者也進止皆有表識

言其進退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

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隸屬也表於書

日先時諸將同營吏卒多犯法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

武以此多之多重別擊破鐵脰於北平北平縣名

屬中山國故城在今易州永樂縣也又降匈奴于林關頓王匈奴

王號山陽公載記曰頓字作確前書音義闕音暘音確因從平河北時

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

鮪白虎公陳儵東觀記儵字作矯將兵號三十萬與

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

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寶

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孟地名古

今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

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

所以知今孔子家語曰孔子觀周明堂四門

明鏡所以察形古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

楚而歸漢史記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周武

造于軍門武王乃釋其縛復其位項伯名纏

項籍謀害漢王伯以身周勃迎代王而黜少

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少帝孝惠後宮之

勃以弘非惠帝之子乃黜之迎立代王昭帝

而立宣帝彼皆畏天命觀存亡之符見廢

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

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聞親遠不

踰近李文豈能居一隅哉長安謂更始季友

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時更始大

姓並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

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

史記曰古公亶父修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國

人皆戴之戎翟攻之不忍戰其人乃與其

屬去邠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李文誠能

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亟急也古人即謂微子項

伯等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

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

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

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未與

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

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

皆在物之要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

故取論焉斷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

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

天井關天井關在太行山下解見章紀又南下

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

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

度河與勃戰於士鄉續漢書曰士鄉亭各屬河南郡大破

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

信效具以秦聞光武故宣露乃書東觀記曰

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

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

後漢書

討難將軍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

人攻平陰以綴異平陰縣名屬河南郡綴謂連綴也吳遣校

尉護軍將軍將兵劉放曰案異為孟津將軍軍有護軍爾云護軍將

軍非也綠下有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

因度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下而

歸後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

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

畔更始敗亡三王謂張印為淮陽王廖湛為

等遠勤兵掠東西市入天下無主宗廟之憂

在於太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

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

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周易

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曰心中動

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

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夏音引軍擊

陽翟賊劉放曰案文少一軍字嚴終趙根

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續

志曰太中大夫秩千石令二百里內太守都

掌顧問論議屬光祿

論議屬光祿

論議屬光祿

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
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
遣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
尺具劍具謂以寶玉裝飾之勅異曰三輔遭
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
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
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
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

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東觀記曰池

濁惠華陰陽沉等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

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東

記宣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

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

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

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

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

緱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

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今俗所謂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

宋寧縣東北其谿長廿四里與麾下數人歸營

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

之裁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

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峭底

降男女八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

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

回谿終能奮翼鼂池以鳥喻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淮南子曰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又前

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欽據

下邳秦武公伐邾我致之也芳漢書丹據新豐

蔣震據霸陵霸陵文帝陵因以為張

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谷只

屬左馮翊故城在今醴泉縣東北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駱

蓋延據盤屋任良據鄆汝章據槐里各稱將

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

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

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

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

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析縣名楚之白

州內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

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

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人相食黃金一

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

果實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

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

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寔賞降附有功勞者

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
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
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
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
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呂鮪營保降者
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閉出異輒摧挫之
注國語曰折挫其鋒曰挫懷來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
上林成都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異自以
久在外不自安上書思慕闕廷願親帷幄帝

不許後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

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使以章示

異東觀記曰使者宋嵩異惶懼上書謝曰臣

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適蒙恩私

位大將爵通侯通侯即微侯受任方面以

立微功謂西方一皆自國家謀慮愚臣無

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

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

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予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矣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也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散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莫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春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

吾披荆棘定關中

荆棘榛梗之謂以喻紛亂既罷使中黃

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繡虀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

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

車齊國賴之

史記管仲將兵避莒道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而送於齊

齊以為相說范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酬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臣

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

車之恩

謂光武獲異於巾車而赦之

後數引讌見定議圖

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躡所敗。乃詔異軍，榆邑未及至，隗躡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榆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怙小利，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怛，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怙復為之也。怛音丘，反，怙音遂。遂欲深入，若得榆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子兵法之文。今先據城以

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躡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孔安國注：尚代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劉放曰：按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大司馬吳蓋延也。建威耿弇也。漢中王常也。捕虜馬武也。武威劉尚也。廣雅曰：猥，衆也。榆邑

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

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

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

殿亦何異哉孟之反魯大夫曾與齊戰魯師

乃策其馬曰吾非敢後馬今遣太中大夫賜

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

弔死問疾以崇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

領北地太守事義渠縣名青山胡率萬餘人

降異青山在北地參巒界青山以水所出也

居參巒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小御異又

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莫健日逐王破之莫音

反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

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

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摠兵

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

天水太守事攻匡等日一事皆斬之東觀記

馮異壘書日聞吏士宿饒水火不避購諸將

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

劉攽日注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巒

賞之賜必不令將軍負丹青失斷金

為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聚門名

在冀縣有落門山發薨于軍謚曰節侯長子彰嗣

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彰弟訢為析鄉侯十三

年更封彰東魯侯食三縣東觀記曰東魯縣名屬山陽郡左傳

日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也在今兗州金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

東觀記曰永平五年封平鄉侯食鬲林潭中彰卒子普嗣有罪國

除東觀記曰坐關後永初六年安帝下詔曰

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與滅繼絕善善及子

孫古之典也論語曰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日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昔我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昭

假上下照明也假至也上下天地假音格光耀萬世祉祚流

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勳烈

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識

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和帝永和四年詔紹封蕭

曹之後以彰厥功也況此未遠而或至乏祀朕甚愍之

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

孫應當統後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敘

舊德顯茲遺攻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宋均法曰景

風至則封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

有功也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其外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棘音紀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

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今

效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彭

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前隊大

阜之副也姓嚴名說東觀記云貳師嚴尤共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

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

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

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

侯歸德縣名屬北地郡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

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

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

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風俗通曰

句踐之後其後徭為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

東觀記曰徭作

隗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
 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
 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
 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
 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中將軍最
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鼓戮人必
於其下。劉歆曰法中將軍案文當為中軍
 將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
 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
 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主平河北

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
 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求振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
 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大人謂木家豪右可以為用
 乃贊歆贊寬也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
 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
 大將軍使督察眾營續漢書曰時更始尚書
兵橫暴為百姓所苦上先遣吳
漢從收之故拜彭為刺姦將軍授以常所持
 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

故行大將軍事

續漢書曰彭鎮河內馮異先攻洛陽朱鮪大出軍欲擊彭

時天霧鮪以為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鼓乃進擊大破之與大司馬吳漢

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脩

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

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

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

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

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

安更始為三王所反解見上文皇帝受命平定燕

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

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

城固守將何待乎嬰繞也謂以城自嬰繞而守之鮪曰大司

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與音預又諫更始無遣蕭

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

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

誅罰乎河水在此尹不食言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彭

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

彭越索欲上也趣八也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

鮪將輕騎詣彭顧敕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

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更始郾王傳尹

尊為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東觀記曰詣行

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

且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

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前書曰少府秦官秩二

中服御諸物衣服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

擊荆列下犍葉等十餘城犍縣各屬南陽郡

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續漢書曰彭南

擊荆州至城安昆陽犍葉舞陽堵陽平氏味

陽胡陽處處皆破其心聚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

黎丘自稱楚黎王略有十二縣東觀記曰豐

長安受律令歸為縣吏更始元年起兵攻得

即宜城若編臨沮中沮廬襄陽鄧新野穰湖

陽蔡陽兵合萬董訢起堵鄉許邠起杏南陽

人即音求紀反杏聚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

吳漢代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

奉詔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

後漢書卷七

杏降許邯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

建威大將軍耿拿漢中將軍王常劉放曰中當作忠

武威將軍郭宇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

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

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

連月不剋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

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

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涇陽續漢書曰奉令僕伏

道旁見車騎一日不絕歸語奉奉遂夜遁董訢降彭復與耿拿賈

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

奉於小長安小長安解光武紀帝率諸將親戰大破

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

欲全宥之彭與耿拿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

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

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

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

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

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黃郵聚名也在南陽新都縣豐與

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

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

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

義清縣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

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

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郡東狼谷中即漢水之上源

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閉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

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

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出

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

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

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眾夷陵東觀記曰田戎

而平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為群盜更始

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陳義自稱黎丘大將

軍戎自稱掃地大將軍襄陽老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

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

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

為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

手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為征南所

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
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沔沔止黎立刻期日當
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
而以書招戎戎疑必實已遂不敢降東觀記
期日灼龜卜降兆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
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
夷陵帝幸黎立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
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
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伏

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

夷陵追至枳歸枳歸縣名今歸州解見和紀戎與數十騎

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

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

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東觀

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

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津鄉縣

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

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

江津也東觀記曰津鄉當荊揚之咽喉

津鄉縣名所謂

國家威德東觀記曰讓夫人又遣偏將軍屈

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

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

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

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

子將兵助彭征伐續漢書曰張隆遣子曄將

率義侯不撓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

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謙見厚加賞賜復南還

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

人起居大長秋皇右屬官漢法列八年彭引

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兵漢圍隗躡於西城驃

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躡守上邽帝留蓋延

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

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

域城未沒文餘東觀記曰時以縑囊盛土為

涌出故城不拔續漢顯將行巡周宗將蜀救

兵到顯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

隴延奔亦相隨而退蹕出兵尾擊諸營彭殿

為後拒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果

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

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枋箬以竹

於水上爾雅曰舫附也郭景純曰水中蕪菴

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

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箬音步佳

反附音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

夷陵據荆門虎牙解在光橫江水起浮橋鬪

樓立檣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

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檣小檣也壘推曰

艘檣謂之撓露撓謂露檣在外人在船中曰

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

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注陽零陵長沙委輸

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

音直教反為黃頭郎權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

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

遣上書言狀中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
 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
 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
 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
 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鉤不得去續漢書曰
其橫柱有反把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
 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
 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

郡太守自率臧官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
 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
 耆老為言大漢哀憇巴蜀久見虜役故與師
 遠伐以討有罪為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
 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
中長史劉放曰注長史案長史是彭到江
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列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
 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在縣各屬巴郡
今忠州縣也墊音

徒協反平典地關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

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

中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率二

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

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

都江而上都江成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是夜

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武陽解州使

精騎馳廣都廣都縣各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去成都

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

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

神也彭所營地名亡彭聞而惡之欲徙會日

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

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豪毛也秋

高祖曰吾入關印毅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

里遣使迎降前書音義曰任貴越雋夷殺會

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

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

徙封細陽侯

細陽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川汝陰縣西

十三年

帝思彭功復封遵弟准為穀陽侯

穀陽縣名屬沛郡

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仇嗣

仇音口

仇卒子祀嗣

東觀記曰祀作起元初中坐事免

元初三年坐

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祀細陽侯順帝

時為光祿勳祀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涅陽長

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

遷魏郡太守

魏郡秦時置故城在今相州安陽縣東北

招聘隱逸

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樂人歌之曰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

枳棘多榛梗以喻寇盜充斥也

我有

賊岑君遏之

蟲賊食禾稼蟲各以喻姦吏侵漁也

狗吠不驚足

下生

整長毛也犬無道

食哺鼓腹焉知凶

災

哺食也

我喜我生獨丁斯時

當也

美矣岑

君於戲休茲

於戲歎美之詞見爾雅

熙卒子

福嗣為黃門侍郎

賈復傳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

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

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
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
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
海勃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
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
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
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堯禪
舜紂故言不能至者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
者桓文是也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春秋之時周衰君弱有海內圖

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六國謂韓
趙魏燕齊

楚分裂中夏各自
跨據又不逮桓文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西

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

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得

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

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弟持我書往施用也
弟但也

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

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
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羸力
隳反光武解

左驂以賜之

驂者服外之馬也東觀漢書左並作右

官屬以

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調補鄴尉光武曰賈

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東

記曰時上置兩府官屬復與段孝共坐孝謂

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

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謂官

屬補長吏共白欲以復為鄴尉上署執不許

也光武至信都以後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

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大大戰至日中賊

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

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

備

負也折羽為旌旗將軍所向皆靡賊乃敗走

所執先登先赴敵也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

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

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

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

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

見甚懼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

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

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儵戰連破降之建武

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
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
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疆宛
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
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
遣復與騎都尉陸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五
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
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汎汎降屬縣悉定其
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

新息縣各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

新息縣西南也

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

澠池閒連破之

新城今伊闕縣

與帝會宜陽降赤眉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

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今遠征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東觀記曰吳漢韓翳蜀

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下遣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

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

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

六縣

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

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延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東延音

廷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

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廣

日剽削也謂削除甲兵東觀記曰帝深然之

復闔門養威重授易經起太義

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東

為入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

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

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

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高

侯鄧禹固始侯李通三十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

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毋殺人國除肅

宗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

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

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

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

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者

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

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東觀記曰匈奴常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乎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塞徵為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譙見

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二年卒

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

尚和帝女臨穎長公主主兼食穎陰許合三

縣數萬戶時鄧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

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衆矣誰岑彭馮異

建方面之號自函谷以西方城以南方城山在今唐州

黃城山在今唐州兩將之功實為大焉若馮

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信謂朱鮪知其誠而降義謂荆人奉牛酒

讓不乃足以感三軍而懷敵人故能剋成遠

業終全其慶也昔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

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灾柏人縣名也高

祖嘗欲宿於旅人曰柏人者迫於人也豈幾慮自

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贊曰陽夏師克實在和德膠東鹽吏征南宛

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一時言不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譎詐也，未敢欲出，何計以詐也。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入召之，為具食。書曰：時道路多飢，人來求食者，似儒生，漢召故先為具食。○劉攽曰：案注文，漢召一之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

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詔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其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續漢書曰：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闕等。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續漢書曰：時上使漢等將突圍之。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

列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聞數與吳

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廣雅曰鷙執也凡鳥

鷙也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

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

勅諸郡不肯應調調發也漢乃將二十騎先馳

至無終無終本山我國也無終山名因為國

州漁陽縣也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擄兵騎

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列震駭城邑莫不望

風弭從弭猶也遂悉發其兵引而一與光武會

清陽諸將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

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

帳諸將人人多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

屬猶也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皆慙初更始遣

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光

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稟光

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

以慰安之躬勤於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

真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其兵數萬還屯

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
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
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
破而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
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軍擊之窮
寇死戰其鋒不可當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
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
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
僥猶求也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

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師敗
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肅王兵彊士附河北
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肅王外失衆心公
所知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
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
下愚之敗収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
之於是康収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及
躬從隆慮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
輕入城漢伏兵収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

後漢書

漢續

書曰時岑彭已在城中將躬請傳舍出白漢
漢至躬在彭前伏漢曰何故與鬼語遂殺之
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
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
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
擊群賊續漢書曰從擊銅馬漢常將突騎五
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陳及河北平漢與諸將
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更封
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
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

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

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水經曰漳

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合降者十餘萬人

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爲廣平侯食廣平

漳曲周廣年凡四縣四縣皆屬廣平郡廣平

西北廣年在今永年縣東北在洛州永年縣

洛水縣曲周故城在今洛州曲周縣西南廣

年避煬帝諱故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

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

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

南陽新野縣有黃郵水黃郵聚也

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

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

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

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

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

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

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

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

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

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此上兩句在左傳鄭大夫公子突之詞也非有伏

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

軍士激怒人倍其氣且日建茂出兵圍漢漢

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前書鄧通為黃頭即音義曰土勝水

故刺船郎著黃帽號黃頭也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

而進續漢書曰漢躬被甲披戰令諸部將曰

鼓而進之劉放曰注建軍大潰反還奔城

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

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

永於睢陽未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

及前將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

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

賊皆平之東觀記及續漢書長直並作長垣

而苑書作長直當是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

據城而反鬲縣各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

音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

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

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

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放方曰

中當擊富平獲索一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

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

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無鹽縣各屬東平國

進擊渤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

春拔胸

胸縣名解見光武紀

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

悉定振旅還京師會隗躡畔夏復遣漢西屯

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遂圍隗躡於西城帝

勅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

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躡遂不

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

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

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

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檝也音人遙反將南陽兵及

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

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

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續漢書曰捷為郡南安縣

有漁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澳涪津廣數百步遂圍武陽述遣

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

衆因入捷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橋名也解見武

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

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東觀記續漢書尚字並作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

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

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
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白乃分兵拒江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且至晡遂大破之
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
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
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
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
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于其

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
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
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且自城降斬述首
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
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
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
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
東劉放日案文當有山字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
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踰城走廣

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胸臆徐容等

宕渠胸臆二縣各皆屬巴郡胸音幼臆音忍
宕渠山各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沱江縣
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十三州志胸音春臆
音閏其地下濕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
今夔州雲安縣西
萬戶故城是也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

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

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

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

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泐江下巴郡楊偉徐容

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

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

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

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

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

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

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前
書周亞夫謂劇孟曰大將得之若

一敵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

之曰嚴即裝也避明
帝諱故改之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及在朝廷介介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
介介察也李

巡カ曰介斤精詳之察也孫漢嘗出征妻子在炎曰重慎之察也斤音斬

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東觀

漢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二十年漢病篤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也

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

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

忠侯東觀記曰有司奏議以武發北軍五校

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置南

校解見順帝紀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霍光傳云以北軍五校尉輕車介士載光尸以

輜轅車黃屋左纛軍陳至子哀侯成嗣為奴

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且為濯

陽侯濯陽縣名屬汝南郡在濯水之陽因以

奉漢嗣且弟盱盱音火為筑陽侯成弟國為

新蔡侯筑陽縣名屬南陽郡古穀國也在筑

蔡縣名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加新字今豫州縣也筑音逐且卒無子

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平春縣名

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

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安陽縣名屬汝

後漢傳

故城在今豫州新息縣西南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襄

親侯吳氏侯若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

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

信侯建信縣名屬千乘國

論曰吳漢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終始倚

愛之親差彊人意是倚之也諒由質簡而彊

力也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論語文剛毅謂彊

訥忍於言也四者皆仁之質斯豈漢之方乎

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朴忠而

見信高祖謂曰在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在

者必執是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

餘為疑而朴者以不足取信矣懷依也言若

相依信則情無疑阻若然此之誠未協仁義

不足相依則智者以有餘見疑朴者以愚

蓋延傳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要陽縣在身長

八尺纏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郡縣皆有掾屬

續漢志曰建武十八年立刺史十三人主
三州皆有從事史儼在每郡皆置諸曹掾郡
中列掾非一延並為之故言歷也漁彭寵為
陽屬幽州東觀記云延為幽州從事

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

漢同謀歸光武續漢書曰弁與狐友今王梁同勸寵延至廣阿

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

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

擊敖倉轉攻酸棗封立皆拔酸棗封立二縣名屬陳留郡酸棗故城在今滑州縣也封立故城在今汴州縣也劉放曰案文皆拔下不可無一之字

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

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

邑續漢書曰時劉永別將許德據襄邑延攻而拔之進取麻鄉麻鄉故城在今宋州碭山縣東北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

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東觀記云

走出魚門然則東門名魚門也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

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薛縣名屬魯國故城在今徐州

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東觀記曰沛郡太守陳倫永將蘇茂

降扶陽縣名屬沛郡杼秋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徐州蕭縣西北杼音食汝反又

破永沛郡太守斬之

郡太守陳倫永將蘇茂

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佼彊姓名也周大救夫原伯佼之後也

求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求軍亂道沒

溺死者大半求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

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楚

今彭城縣也臨淮郡名今泗州下邳縣高祖廟在今徐州沛縣東故泗水亭中即高祖為亭長之所也嗇夫主知廟事東觀

記曰時蓋延因齊戒祠高祖廟三年睢陽

復反城迎求反音止復率諸將圍之百日

收野穀求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求為

其將所殺求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繡

茂周建於蘄蘄縣名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機進與董憲戰

留下皆破之留縣名屬楚國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南因率平敵

將軍寵萌攻西防拔之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故城在今

宋州軍復追敗周建繡茂於彭城茂建亡奔

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前此有賁音肥

劉放力曰注音賁憲聞之自郊圍休時延及

寵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勅曰可直往擣郊則

蘭陵必自解擣擊也東觀延等以賁休城危

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

圍入城

劉放曰案文多一遂字緣下有逐字誤之

明自憲大出

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故攻郟帝讓之

日間欲先赴郟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

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

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

將於彭城郟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

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

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

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

恐汗辱各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

備具每事奉循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

東觀記

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續漢書

皆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

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

相擊而將軍有不測之節吾甚

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帝自將而

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將軍王常前將

軍王梁捕虜將軍馬武討虜將軍王霸等會

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並從征董憲於昌慮

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

後漢傳

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清水縣

皆屬天

十一年與中郎將來欽攻河池未剋

水郡

以病引還拜為左馬翊將軍如故

續漢書曰

入敬其

三年增封定食萬戶十五年薨於

位守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

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

延會孫恢為蘆亭侯東觀記恢卒子遂嗣

陳俊傳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

江夏郡有鄂故

在今鄂州向

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

為太常將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

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

東觀記曰俊初調補

為左右小縣何足貪乎俊即

從擊銅馬於清

陽進至滿陽拜彊弩將軍

華嶠書曰拜為彊

九百領以衣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

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

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

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

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

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後將輕騎馳

出賊前視入保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

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

光武謂後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

後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匡匡

城縣賊也東觀記作匡城匡城匡城古更封新

處侯新處縣名引擊頓丘降三城頓丘縣名

後為疆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內

皆破之金門白馬並山名在今洛州福昌縣

因以四年轉徇汝賜及項又拔南武陽南武

為名名屬太山郡故城在今沂州費縣西是時太山豪傑多擁眾與

張步連兵具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

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六將軍事張步聞

之遣其將擊俊戰於贏下續漢書曰贏縣名屬太山郡贏音盈

後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私

封爵人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

太將軍耿合共破張步事在奔傳時琅邪未

平乃從俊為琅邪太守領將軍如故齊地素

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

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胸賊孫陽平之八

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

後得專征青徐華嶠書曰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

警得專征之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

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

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

猶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

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祝阿縣名平原郡明年徵

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從封蘄春侯蘄今蘄州縣也東觀記曰詔書以祝阿浮卒子

益濟南國故從浮封蘄春侯蘄音祈專諸嗣專諸卒子篤今州

臧官傳臧官字君翁潁川邾人也邾縣名今汝州邾城縣也少為

縣亭長游徼續漢書曰每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每鄉有游徼掌捕禁

盜盜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

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官勤力少言

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群賊
 數陷陳郟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
 武二年封成安侯成安縣各屬潁川縣明年將突騎與
 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華嶠書韋字作
 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
 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各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山縣西
 帝使太中大夫華嶠書曰使張明也持節拜官為輔
 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期思縣各屬汝南郡故城在今光州
 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

中盧屯駱越

中盧縣各屬南郡故城在今襄陽縣南蓋駱越人徙於北

因以

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

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筆戰數不利越人謀

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

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

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

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

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音醢

所宜反說文曰下酒也詩注曰以筐曰醢也

越人由是遂安官與

岑彭等破荆門別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
 江列岑彭下巴郡使官將降卒五萬從涪水
 上平曲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沅水出廣漢解
見光武紀時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而降者皆欲
 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
 為所反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官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
 幟登山鼓噪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
 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官因

從擊

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大破之斬首溺死者

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盡獲其兵馬珍寶

華嶠書曰上璽書勞官賜吏士絳繅六千匹自

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

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而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軍至平

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緜竹破涪城斬

公孫述弟恢復拔繁郫

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縣名

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郫縣北郫音皮前後收

得節五印綬十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

勝進營逼成都官連營大城兵馬旌旗甚盛

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張載注蜀

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郭十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至吳漢營飲酒

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官曰將軍向者經虜城

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

從正上它道矣官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逼之

進軍咸門成都北面東頭門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帝

以蜀新定拜官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

封鄼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

封朗陵侯朗陵縣各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十八年

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

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維或緹劫吏人自

稱將軍於是遣官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

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

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

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

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

緩挺解也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即勅官徹圍綏賊賊衆分散遂斬臣
 鎮等官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即將擊武
 谿賊至江陵降之武谿水名在今及州盧谿縣官以謹信
 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帝
 以問官官曰願得百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官
 乃與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
 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
 憂其抵突抵無也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赤地

言在地之物皆盡說苑曰晉平公時赤地千里

疫困之力不當中國

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

失左傳曰大福不再崩通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

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謂張掖酒泉武城金

也城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

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即張良於下邳地所見老父出此一編書者

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
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
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
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進者逸
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
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
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左傳曰國無善政則
自取譴於日月之災五姓驚惶人不自保
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

顓臾魯附庸之國魯卿季氏貪其
土地欲伐而兼之時孔子弟子冉

有仕於季氏孔子責之冉有曰今失顓臾固
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為子孫之憂孔子
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且北狄尚彊而屯田

驚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

公羊傳曰見者異
辭聞者異辭傳聞

者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

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
事者官末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
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別居國
除永寧元年鄧太后詔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論曰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疆

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列縣璽解

武紀白虎通曰天子朱紱諸侯赤紱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

入也董巴與服志曰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自五霸逸興以紱非兵服於是去

也殊名詭號千隊為群尚未足以為比功上

烈也至於山西既定威臨天下謂誅隗囂

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羯本匈奴別部分散居其上黨

其鄉羯室因號羯胡此摠謂我夷耳不指於羯也左傳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

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幾會也翫習也先志者

志也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

伊吾之北矣屈原曰撫長劍而王珥曹植結交篇曰利劍鳴乎下說文曰抵

則擊也光武審黃石存包桑周易否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包

桑言聖人居天位不可以安常自危懼乃是繫於包桑也包木也繫於桑本言其固也

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

使西域傳曰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

子匈奴傳曰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內虛耗貢

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是卑辭幣禮也其意防蓋

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

乎平城縣名今雲州定襄縣高祖七年擊韓

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顛沛狼狽也顛音

贊曰吳公警彊寔為龍驤戰國策曰廉頗為

起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讓舉也若龍之舉

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

流如電埽群孽風行巴梁虎牙猛力功立睢陽

宮俊休休是亦鷹揚詩曰良士休休又曰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吳蓋陳臧列傳第八終

